

資續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眞宗

咸平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御朝元殿受朝 環慶路部
署張凝領兵自白豹鎮入蕃界焚帳族二百餘斬首五
千級降九百餘人毀芻糧八萬獲牛羊器甲二萬慶州
胡家門等族桀黠難制凝乘其不備擊破之始凝出師
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
敵儲蓄可無慮也

壬寅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厯
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上自畢諒陰以啟聖院太宗降
誕之地聖容在焉不欲爲燕遊之所故前期往拜至望

夕乃幸他寺遂爲定制

令河北廣銳戍卒三十指揮

還河東以穀價騰省饋餉

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甯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

經畧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

受齊賢節度

專爲經畧使自此始開寶八年九月癸巳

裕爲常潤等州經畧巡檢使使名不專非事始也

夔州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

直史館丁謂加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以其綏撫

有方蠻人安堵故也

丙午以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爲石隰州兵馬鈐轄屯綏

州經度修城事調發兵夫二萬餘給其役時號州團練

使慕興爲石隰州部署全照密言於上曰興性率望詔

令一依臣規畫上以全照素剛執而興臨事多自任慮

其不協方委全照乃命客省使麟府副都署曹璨與興
兩換焉興定州人也

丁未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爲邠甯等路經畧
判官賜金紫始張齊賢欲引致堯自助致堯謂齊賢曰
西兵十萬王超旣已都部署矣公徒領一二朝士往臨
之超肯從吾指麾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
乎若不得節度諸將無補也齊賢且告於上詔經畧使
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致堯旣受命乃不欲行因抗
疏言宰相向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
受命未有效不敢冒章紱之賜朝論疾致堯狂躁詔下
御史獄鞫其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奪金紫

按實錄云致堯除判

官中謝曰卽賜金紫俄抗疏自陳王安石墓銘歐陽修
神道碑並稱致堯先辭行召賜金紫遂云云似飾說也

卷一百一十五

二

致堯以丁未日賜金紫戊申日奪之其抗疏則不得其

日然致堯方中謝時實未始辭行既受賜乃悔因抗疏

蓋將以釣奇而取名耳此朝論所以疾其狂躁也大抵

碑銘譽致堯過當而國史毀之亦已甚今參酌刪修龍

川別志云命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納

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李沆在中

書不喜也因用他事副仲舒而罷致堯按國史實錄則

致堯所副乃張齊賢非仲舒也恐別志或傳聞之誤然

所稱仲舒不足與共事疑致堯實指齊賢故國史實錄

云致堯詞旨狂躁惟齊賢嘗薦致堯致堯不當如此報之既

云狂躁則反覆背恩亦未可知也齊賢竟罷經畧並坐

此故耶然致堯墓銘乃專論向敏中未嘗及齊賢也國

史實錄皆不詳其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殿中

事今但從墓銘

而轉運使陳緯果歿于賊三年九月賊進陷清遠軍四年九月

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畧

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

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

使事

戊申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權管幹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後三日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畧使曾致堯爲經畧判官鄭文寶爲轉運使臣讀孫子兵書云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諭張齊賢曾致堯鄭文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知利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之經畧邊事臣讀漢書高祖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今宰相樞密使是陛下運籌帷幄之臣不知曾議沿邊利害然後定差張齊賢等否昨楊瓊等不副陛下任使致失清遠軍糧草旣委棄不少人民殺戮驅虜去亦不少今方當春時興發兵師雖救患防虞自合權變然聖人

動必順時則天道助順今戎狄爲患非細陛下宜召宰相樞密使更訪以決勝千里之外籌謀不得輕敵翫寇致戎狄謂中國無人也若是宰相樞密使面言不盡卽令直書利害必然之計畫一申奏必然謂蕃人至若干月必退若干月必來其來必勝其退必敗也若宰相樞密使有所見不同又不敢果決敷陳必然之策又忌見同列則乞陛下於便殿從上一人入獨召與語使盡其所見臣去年五月六日內殿起居所進轉對奏狀言宰相不諳練邊事今乞陛下檢尋再披閱又於去冬所進御覽第二卷曾引杜牧注兵書序引宰相不知兵之說望陛下亦重子細披覽况禮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今邊境被戎狄侵擾宰相樞密使不知以爲辱乎不

知以爲恥乎若不以爲辱又不知恥是孤負陛下任用
是安於廟堂之上而不知危亂之將至也望陛下速宣
召樞相逐一人人訪問所貴盡其所見免陛下宵旰之
憂也臣之此言言出患入陛下若不密卽失臣矣據錫奏議

自注云正月十五日上今附此戊申十二
月也所稱去年五月六日轉對狀未見錫再掌銀臺

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

其事上對宰臣稱錫爲得爭臣之體此據本傳

壬子天賜州蠻向永豐二十九人來朝貢

甲寅契丹遣將蕭繼遠親吏劉澄張密挈其族歸順並

補三班借職賜袍笏緡錢增置廣捷兵五指揮先是

太宗聞南方多以標槍旁牌爲兵器命有司制之上卽

位令內臣蕭延皓取廣德兵教習之至是試於便殿頗

精練上以爲可用捕賊守隘故增置焉仍選神威等兵充其數順安軍都監馬濟言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以資漕運仍於渠側置水陸營田以隔戎騎上曰此渠若成亦有所濟可從其請而徐圖之也梁顥等自河北使還言民有食野生牢豆者因持以獻上謂輔臣曰此豆乾硬苦澀何可食也又聞乾甯定遠等軍積水蔽田亦無此豆可采蚩蚩之氓益可憫念乾甯惠民倉有粟萬餘斛頗資賑拯耳

乙卯石隰州部署言李繼遷部下指揮使鄂朗吉等四十六人來附詔補軍主賜袍帶茶綵令石州給田處之丙辰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畢召宗室侍讀

侍講學士王府官宴於崇政殿賜曷等器幣衣服金帶
加曷工部侍郎上謂輔臣曰南北宅將軍而下可各選
純儒授以經義庶其知三綱五常之道也

己未邛州言兵沈興等二十六人謀叛伏誅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畧

使之職

史不載其
故當考

甲子陝西轉運使劉綜言訪聞遷賊蕃部於赤沙橐駝
路各置會貿易深慮誘熟戶叛渙請令本路部置潛軍
討之上曰邊界市易往來若不戒而殺是暴也宜先諭
民以條約如有違者卽嚴譴之

乙丑免陝西去年逋租 上對宰相呂蒙正等於便殿

謂曰每歲防秋全師聚于定州此國家舊制也若散屯

系三
三
一
三
士馬分路進討又恐兵力不一難遏賊鋒去歲會兵列陣逼近邊陲議者又稱飛輓芻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多是眾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奇策者國家甲兵之數卿等具知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至將來猶慮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且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例以聞

丙寅

正月三十日此據田錫奏議

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事田錫言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甯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餓死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斛斗價賑糶卽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百

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輔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畧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尙未足卽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畧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詞以對視其有無忤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浹旬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旣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

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
上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
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
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
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陛下繼嗣先帝萬世基業之
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
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謝天以堯舜至仁之
心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

今附本日

錫自注云正月三十日奏

二月戊辰遣中使詣雄霸瀛莫深滄州乾甯軍爲粥以
賑居民 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閣門祇候謝德權
廣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

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室僦資耳非
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
巷廣表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
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會凶人劉煜僧
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構西戎爲叛者詔溫仲舒謝
泌鞠問德權監之旣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且奏其
妄泌對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叱之曰必欲陷大
臣耶若使大臣無罪而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
以事君仲舒進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不知大臣
謂誰今姑
從本傳溫仲舒時爲禮書知開封謝泌去年十二月以
主客郎中知登聞院今年春同知貢舉四月知銀臺司
仲舒及泌鞠獄乃
令德權監之未詳

庚午戶部使右諫議大夫王子興奏事長春殿疾暴作

仆地命中使掖之至第而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以其子道宗方幼詔三司判官朱台符檢校其家子輿止一子而三女皆未笄道宗尋卒家屬寓居楚州子輿妻劉還父母家子輿猶旅殯京畿後五年從弟上言願借官船載柩還鄉里鬻京師居第以錢寄楚州官庫備三女資送上憐而許之

癸酉詔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爲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三司常言衣庫副使焦守節監香藥樞場院歲課增八十餘萬當遷閣門副使上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

孫全照至綏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儻有所利急令施功如其不然即可罷役先是契丹八寇前陣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楊光美齊巒等奮不顧身摧鋒陷陣及大軍分退猶依山據險大詬殺賊以至陷没上嗟憫之優恤其家仍錄其嗣

己卯以折中芻糧事繁置原州通判一員

知鎮戎軍

李繼和上言昨自天麻川殺衛獍族後近界蕃部頗甚震懾卽今自本軍西隴山外五百里已來諸族皆乞點集軍馬各於蕃界建立寨柵戍守要害然戎狄之性本無仁義旣資德澤亦用威懷若遷賊奔衝本軍量加殺戮則威令必振此輩益思助順如稍落奸計及被圍三